

日本海 戰海

(馬對)

上

波里普 · 聯蘇
衣譯 雨 梅

版出活書知新



戰海海本日

(馬 對)

(上)

著衣波里普·聯蘇
譯 雨 梅

版出書畫知新

戰海海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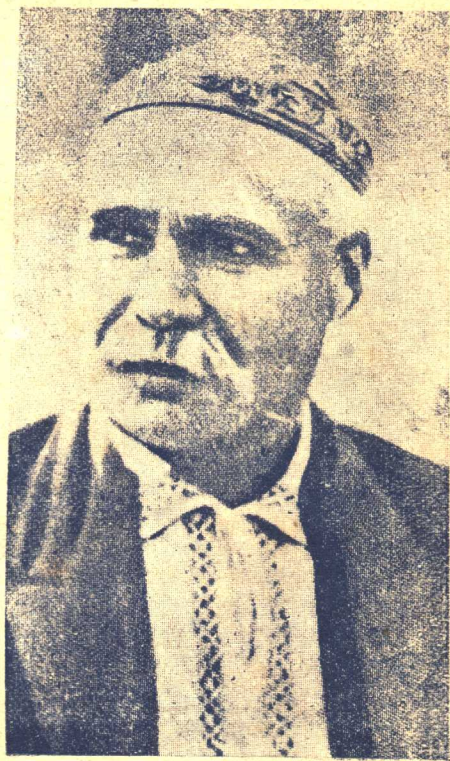
(部 上)

※ 角丑元一價實冊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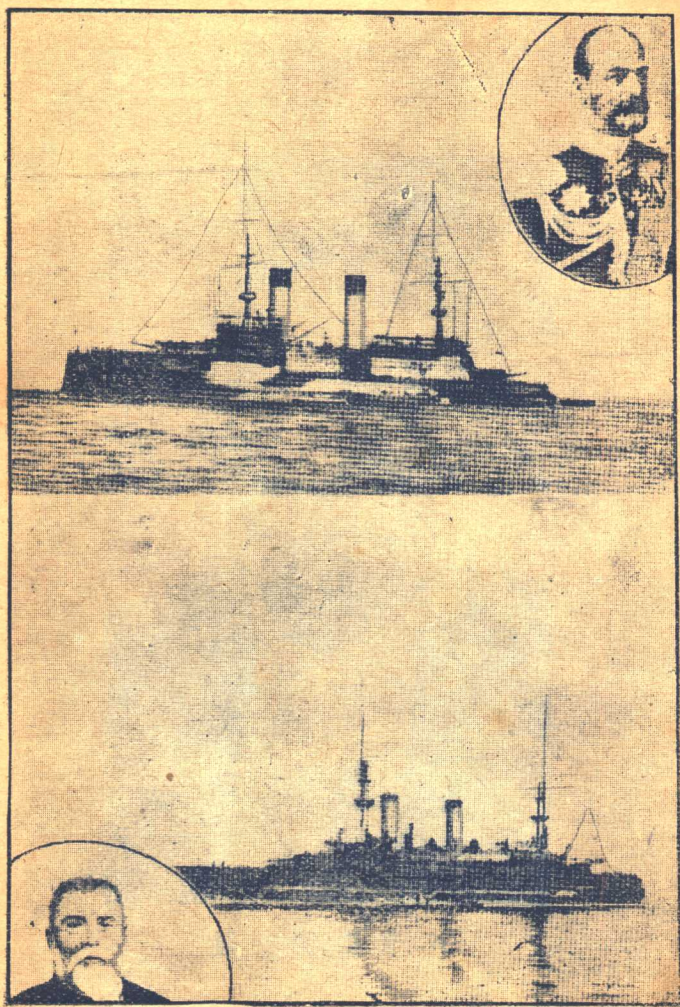
衣波里普・聯蘇 者著原
雨 梅 者譯
店書知新 者版出

號五十三路西桂・林桂
陽貴・港香・明昆・慶重

||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
|| 版出月四年九十二國民 ||



N. 普里波衣像



上：盧傑斯特溫斯基與旗艦『庶華洛夫』號

下：尼波加托夫與戰艦『尼古拉一世』號

作者自傳

我一八七七年三月十二日生於唐波夫縣斯巴斯基區的馬特維耶司可埃村。我的父親是尼古拉一世的世襲的武士，在軍隊里服役二十五年。他辭謝了官職的昇擢，因此領受了一小筆代替昇職的恩俸。他帶着一個簡直不會說俄國話的波蘭女人回他的故鄉來，村人們都很驚異我的父親骨格大，體力強，是一個真正的地之子。他長壽而且健康，就是「時間」似乎也無力執行牠慣常的毀滅工作。死的時候他已活過了八十歲（日譯本爲九十歲——譯者）。我的母親比較年輕得多，但沒有這樣康健。她不慣於農民生活那笨重而不息的勞作，因此蒼老超過她的年齡。她好夢想，喜愛幻想的世界，而她的思想永遠是在天上的。

我們的村子是落後的，遠離着文化的。原始的森林像圍牆樣環繞着我們。村里沒有學

校。最初教我寫讀的是我的父親古風的字母在我是很易學習的，但用字母綴成字和把字連起來完全是另一回事。事情緩緩地過去。我懷着那麼強烈的憎惡去學習，以致後來再不能使我繼續下去。接着他們便把我送到教會執事那里去。他是一個大胖子，頭髮凌亂，面孔總是陰鬱的。一見到他，就使我想起了天使長，很叫我駭怕。而在他的教授之下，我的功課仍然沒有進步。

『你是多麼冥頑呵亞力克賽』

他時常用粗厲的聲音喊着，隨後使用戒尺打我的頭。

不久有一個年青的神父招集了三十左右個小孩子，開始教我們唸書。我們的課室是在教堂司閤所有的那間小茅屋里。那神父時常捋弄他那部褐色的、給他臉孔的下半鑲了一個美麗的框子的鬍鬚。他那灰色的眼睛是警覺的，常常低聲喊道：

『現在，你這個不順從「聖靈」的小鬼，跑出來！』

我曉得他指的是我，所以低低地俯伏在桌子上。接着他就走近來，用手搭住我的頰巴，

強把我的頭托上來。在他那銳敏的，似乎要刺透我眼睛的注視之下，我又失去所有的機智了。我的頭彷彿已變成一隻空罐子，里面一個觀念也沒有。

『你撒謊！我必須敲出你身上的惡魔！』

每天我都帶着血紅的耳朵回家。神父那細小、鬆弱而又飽滿的手怎能引起我這麼劇烈的痛苦呢，這在我時常是一個不變的可驚的事情。

後來我就進了鄰村的學校。那個在當地執教的老處女，就是生氣和竭力用責罰來迫我學習，都是徒然的。我的反抗心增長了。我開始做各種頑皮的惡作劇，來代我向他報仇。最後我跑回家里來。我的母親哭泣，父親悲惻地搖着他的頭說：

『真的，我們生下個傻子，他的生活一輩子也不會長進的呵！』

拼音一直苦了我三個整年。每一個印字在我都是可憎的。我咀咒那個發明字母的人。我夢想着找到一隊強盜，並幫着他們毀壞世上所有的學校。可是要到什麼地方去找那樣的強盜呢？不管我在我們的森林里徘徊了多久，我從未碰到一個。

我的雙親無論如何絕不願意讓我老是一個文盲。他們試把我送到相離十里的鄉村的學校去。教員是一個謙遜的少婦，有美麗的頭髮和白色的皮膚。她親密地對我微笑，用母親的態度親吻我，初見面就很仁慈。我感到多年來累積在我胸里的憤怒和憎恨消融去了。我馬上被她誘住了。我信賴着她。過了二個冬天，我作爲一個優等生從該教區的教會學校畢業了。一種強烈的求知的慾望從我心里鼓舞起來，但我們的家力未能讓我繼續求學。

我担負起農事來了。伴着我那個老跟僧侶吵嘴的大哥，我閱讀各種我能夠入手的東西：什誌的附錄，關係天文字的論文，樵夫約克的故事，但大部份是宗教的書。

我的母親，因爲是一個非常篤信宗教的婦人，正準備讓我做個修道士。也許修道院將成爲我最後的歸宿，要是沒有遇到那個水兵的話（這會寫在小說命運里）。他告訴我許多關於海軍的事情。多謝這次會晤，我的生活轉向另一方面，與我所預期的完全不同。我不是不息地想像着大海和艦船。當我二十二歲時，我應徵服軍役，於是我要加入海軍，多年來的夢想就實現了。

我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並熱狂地從事於自學的工作。每一本入手的書都吸誘着我。可是那是無系統的閱讀，所以結果很爲混亂。我時常讀着我完全不能了解的書。直到我獲得了潘納夫的圖書編目（Catalogue）和巴夫凌科的百科大辭典之後，我的智識的發展才迅速地前進。這兩本書是我的兩個教師——由前者我知道了讀什麼，後者則說明所有難懂的辭字。稍後我覺得魯巴金的自學指導和讀書指南也很有用。有一個時候，我時常上在克羅斯塔特軍港開辦的星期班。我現在仍然感恩地憶念着那些教師們。

就是由於他們的幫助，我開始閱讀了被禁的革命文學，而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覺醒也是由此開始的。由這學校，一道明亮的知識的探海燈光直射向帝制俄羅斯海軍的暗處。但那時間並不長，學校隨即關閉，有幾個教員被捕了。在海軍中也拘捕了幾個人。

當時我正夢想着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和進入大馬，跟着，我便和別的幾個水兵被捕，關在某拘留所里。

當我讀了自學作家如柯爾佐夫（Koltsov），蘇列可夫（Surikov），列斯特涅可夫

(Reshetnikov)和高爾基等人的傳記之後，我從他們的生活中認識了一個人不唸完大學是能夠成為作家的，於是我決定成為一個自力的作家，並開始草率的寫作。

我的第一篇論文，大意是號召水兵們進星期學校的，很快便給克羅斯塔特時報揭載了。這更給我的幻想添了一對翅膀。我開始夢想文學的事業。就懷着這個可見的目的，當我隨盧傑斯特溫斯基艦隊開赴海參崴時，我每天記着日記。我們的海戰由對馬的敗績結束，幾乎全軍覆沒。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我出版了兩本寫對馬的扭曲的小書，但隨即被沒收了去。

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三年我作為一個政治逃亡者流落在國外，我漫遊了法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州。在英國我頗有在剝削工人的工場制度下的經驗，我又隨商船出航，有時則在辦事處內工作。

我寫得非常少——只在閒空的時候執筆。在歐洲大戰和大革命的初期中，我完全放棄了文學的工作。

從前我的作品曾發表在俄國各什誌如現代語文、大眾生活、北調、現代、現世界和別的刊物上。

一九一四年我在美文(Belles Lettres)分野上的賞試，是一本海的故事(Sea Tales)，已準備由『莫斯科作家出版社』印行。但大戰隨即爆發，檢查官不準那樣的書在戰時出版。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這處女作方才由同出版社印行問世。

(附註)本文由國際文學一九三三——三四第五號譯出。

上部目次

作者自傳

一——七

對馬是怎樣寫成的

一——六

第一章

在聖安特維夫旗之下

二七——八九

第二章

繞過好望岬

九一——一三七

第三章

馬達加斯加

一三九——一九九

第四章

艦隊東航

二〇一——三三二

對馬是怎樣寫成的

自從世界上開始出現兵艦以來，曾經發生過許多次海戰。然而就規模的大小，重要性，以及影響所及之遠近說，只有三次可以比得上『對馬海戰』。第一次是紀元前四八〇年的『薩拉密斯海戰』(The Battle of Salamis)，那時薛西斯人 (Xerxes) 的艦隊被希臘人的毀滅了。波斯的海軍很強大，而由忒密斯托克利統率的希臘海軍倒比較弱小。第二次出名的海戰是一五七一年在亞得里亞海發生的『勒班多海戰』(The Battle of Lepanto)。那時，由奧國約翰頓統率的歐洲基督教列強的聯合艦隊，給與土耳其海軍一個致命的慘敗，掃蕩了地中海中回教徒的海軍力。許多年後，到一八〇五年，又發生了『特拉法加海戰』(The Battle of Trafalgar)，這一次，納爾孫將軍（他在以前幾次海

戰中失掉一隻眼睛和一隻臂膀，而在這一次却要失掉他的性命。）大敗由法國將軍微爾涅夫，西班牙將軍格拉未那和阿拉發統率的法西聯軍。格拉未那像戰勝者納爾孫一樣，送掉性命，而微爾涅夫則被俘虜。聯軍被英軍俘去兵艦十九艘，士兵一萬二千。

第四次頂出名的海戰，就是本書所描寫的海戰，是日俄戰爭時在遠東對馬島附近發生的，日期是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舊曆）或五月二十七日（新曆）。關於牠那舉世週知的重要性，我要等到相當的時候再說。目前，我要向讀者說明我的故事是怎樣形成的，以及本書為什麼要在牠所描寫的事件發生後近三十年才出版。

我以戰鬥艦『奧里約』號上一個水兵的資格（我真正的階級是軍需官的會計的階級）參加這次富於戲劇性的戰鬥。敵人的炮彈沒有拿去我的生命，我做了敵人的俘虜。我跟我的同志們在一個日本海口的小屋裏住了幾天，隨後又被解到九州的熊本。我們在這鎮郊的野營裏過着長期的囚禁生活，直到我們被送回俄國。

因為發覺了在對馬發生的事件的重要，我立刻開始把我個人在戰爭時候的觀察記

錄下來。接着我又繼續收集關於整個艦隊的材料。但這個浩大的工作，不是一個人能夠勝任的。我邀集一打左右頂頂明理懂事的知友商量這個計劃。他們都成為很熱心的助手。我們的野營裏，差不多一切參加過『對馬海戰』的兵艦上的船夥都有，這是一個大大的便利。書報告這隻或那隻船上所發生的事件時，我們主要地是說述艦上的職務是怎樣分配的，長官和士兵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這之後，我們才說到各艦船在這次戰爭裏所演的任務。一九〇五年的兵艦已經很大了，裏邊組織也很複雜，以致這一部份的人不知道另一部份所發生的事。因此，向夥伴們盤問他們的經歷時，我們不得不把一隻戰鬥艦或巡洋艦上每個部份的船夥分開來問。例如問到五月十四日早晨所發生的事件時，我們必須問明在司令塔裏，在這個或那個砲塔裏，在這個或那個暗炮塔裏，在砲甲板上，在水雷室裏，引擎室裏，汽鍋房裏，病房裏……各各發生什麼事情。每個地方接到什麼命令？這些命令是怎樣被執行的？每個參加戰鬥的人的神態是怎樣的，性格是怎樣的？從這隻或那隻船上目睹這次戰爭的人們對於牠的一般的印象是怎樣的？這樣盤問下去，一直問到極細微的事情。

人們很自由地傾談着，因為問他們的，是跟他們同階級的船夥，不是由司令官們和參謀本部的官員們所組成的（像後來出現的那樣）調查委員會。如果說話的人有一個說錯了，從同一角度觀察事物的別的人們立刻加以改正。過一些時候，有些人開始拿他們的記事簿給我，裏邊都是關於各種各樣事變的描寫。這樣經過了幾個月，我已收集了一滿箱非常寶貴的材料——記述『對馬海戰』的抄本。我敢毫不游移地說：關於任何別的戰爭，從沒有人收集到這樣直接得來的各色各樣的報告。當我審閱這些文件的時候，我獲得一種從每隻船目睹這次戰鬥的活生生的印像，好像我曾經親自在這船上似的。我們的紀錄決不會跟官方關於這次著名的戰爭的報告相符合，那是不消說的。

不幸的是牠成了一種徒勞的美舉，因為這種廣博的材料被一個愚蠢的不幸事件毀滅了。

這個不幸事件被一個曾在戰鬥艦『烏沙可夫』（Ushakov）號上服務 砲兵軍官德密特利野夫中尉得意揚揚地描寫在他的報告文中。這報告以『一個被囚在日本的